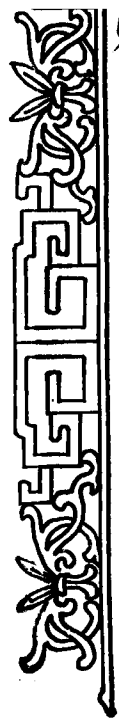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國方術概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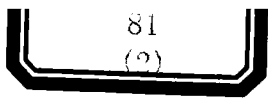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方术概观

B992
81
121

占星卷

(下)



81
(2)

人民中国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133 号

责任编辑: 韩 勃

蒋琬文

责任校对: 刘铭生

封面设计: 张禹宾

中国方术概观

占星卷

李 零 主编

伊世同 点校

何琳仪 复校

*

人民中国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车公庄大街 3 号)

电话: 8324866

解放军第 1202 工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850×1168 32 开 34.625 印张 981 千字

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7-80065-445-1/B·230

定价: 压膜 36.00 元 精装 42.0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)

开元占经卷四十五

太白占一

太白名主一

石氏曰：“太白者，大而能白，故曰太白。一曰殷星；一曰大正；一曰营星；一曰明星；一曰观星；一曰太衣；一曰大威；一曰太阴；一曰终星；一曰大相；一曰大器；一曰爽星；一曰大皓；一曰序星。上公之神出东方，为明星。”《荆州占》曰：“出东方，为启明。”郭璞曰：“太白晨见东方，为启明。”《尔雅》曰：“明星，谓之启明。”《诗》曰：“东有启明，西有长庚。”郑玄曰：“日既入，谓明星为长庚。”《荆州占》曰：“太白出东北，为观星；出东方若东南，为明星；出西方，为太白也。”吴龚《天官星占》曰：“太一位在西方，白帝之子，大将之象，一名天相；一名大臣；一名太皓。”石氏曰：“太白主秋，主西维，主金，主兵；于日庚辛；主杀，杀失者，罚出太白；太白之失行，是失秋政者也；以其舍命国。”甘氏曰：“太白主大将，主秦郑。”巫咸曰：“太白主兵革诛伐，正刑法。”《五行传》曰：“太白者，西方金精也。于五常为义，举动得宜；于五事为言，号令民从义；亏言失，逆秋令，则太白为变动、为兵、为杀。”班固《天文志》曰：“逆秋令，伤金气，罚见太白。”石氏曰：“太白司兵丧奸凶，不时禁不祥，或出东方，或出西方。”《荆州占》曰：“太白出东方，色黄而明，早；黄而不明，此常色也。太白出西方，其高而色正白，早；若色青白，此其正色也；即变其常，以五色占。”

太白行度二

《洪范传》曰：“太白以上元甲子岁，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夜半甲子时，与日月五星俱起于牛前五度，顺行二十八宿，右游一岁而周天。”案历法，太白一终，凡五百八十三日一千三百四十分日之一千二百二十九奇，九星行过一周天，二百一十八度一千二百一十九奇，是二百六十七年而百六十七终也，星平行日行，一度一周天也。石氏曰：“太白出东方，高三舍，命曰明星；柔上又高三舍，命曰大器。刚其出东方也，行星九舍，为百二十三日而反；反又百二十日，行星九舍，入；又伏行百二十三日，行星十二舍，昏出西方也，高三舍，命曰太白；柔上又三舍，命曰大器。刚其出西方也，行星九舍，为百二十三日而反；反又百二十日，行星九舍，而入；入又伏行星二舍，为日十五日，晨东方，出营室，入角；出角入毕；出毕，入箕；出箕，入柳；出柳，入营室。其出西方也，出营室，入角；尽如出东方之数。”甘氏曰：“太白以摄提格之岁；正月与营室晨出于东方亢、氏；出东方为日八岁二百二十二日，而复与营室晨出于东方。太白之居左也，其恒二百三十日；其迟也，二百四十日。其居右也，顺行二百四十日；其速二百三十日，从左过右也；其又百三十日、其速九十日而见，从右过左也；其又三十日、其速十日而见，从右适左；其又三十日、其速十日而见。”《荆州占》曰：“太白凡见东方二百三十日，而伏不见四十六日，名少罚。太白与岁星为雄、雌；出于东方、四方高三舍，为太白；柔又高三舍，为太白刚；用兵象也。刚则入地深，吉；浅，凶；柔则入地浅，吉；深，凶。”石氏曰：“太白出百二十日乃极，乃极，退也。未滿此日便至极，疾也。东方以辰巳为极；西方以申未为极。太白出以辰戌，入以丑未，出入必以风；太白当期而出，其国昌。”《荆州占》曰：“太白出入如度，天下昌。”石氏曰：“太白出则出兵，入则入兵，战则有胜；用兵象太白，吉；反之，凶。”《荆州占》曰：“太白已入而未出，先起兵者，国破亡；祸及一世。”石氏曰：“太白兵象也，行疾用兵疾，吉；迟，凶；行迟用兵迟，吉；疾，凶。太白行疾，前用兵者善；行迟，后用兵者善；太白所居久，其乡利；所居易，其乡凶。太白出高，用兵深，吉；浅，凶；出卑，浅，吉；深，凶。”《荆州占》

曰：“太白之出西方也，在西南，则为楚；在西北，则为秦、齐、燕。”石氏曰：“太白出西方，出西，秦胜楚，出申、楚胜秦。”《荆州占》曰：“太白出入西方，其国伐；宋胜韩，韩胜赵，赵胜魏。”石氏曰：“太白伏，外有军，则罢；将起兵，则止；国勿攻战。太白进、退，主候兵。”《荆州占》曰：“太白所抵之国，凶。”石氏曰：“太白不见，不宜出军；若有客来挑，军可应；先动，破军杀将，必有积尸。太白出所直之辰，从其色而角胜；其色害者，败。太白所直之辰，其直之者，国为得位；得位者，战胜。太白出东方也，为德举事；左之、近之、吉；右之、背之、凶。太白出西方也，为刑举事；右之、背之、吉；左之、近之、凶。太白入东方，未出西方，其六十五日为阳；其六十五日为阴；以此时出兵，虽胜有殃，得地必复归之；阳为中国，阴为负海国。”巫咸曰：“太白受制；则修城郭，缮藩垣，审群禁，节兵甲，敬百官，诛不法。太白入西方，未出东方，其十五日为阳；其十五日为阴；名曰行天命。以此时出兵，其国亡。”《荆州占》曰：“太白出西方，常出申酉之间，失行而北走，是谓反坐；有破军，有屠城，在北方。”《天官书》曰：“太白出卯南，南方胜北方；出卯北，北方胜南方；正在卯，东国胜；出西北，北方胜南方；出西南，南方胜北方；正在酉，西国胜。”《荆州占》曰：“太白远日为兵深，其将强；近日为兵浅，其将弱。太白伏也，出兵有殃。”《魏武帝兵法》曰：“太白已出高，贼深入入境，可击，必胜；去勿追，虽见其利，必有后害。”

《荆州占》曰：“太白以仲冬出东方，若西方，以伐利。太白始出东南维，在日月之阳，阳国之将伤，在其阴利；始出东北维，在日月之阴，阴国凶；在阳吉。出西南维，在日月之阳，阳国凶；在其阴吉。出西北维，在日月之阴，阴国之将伤，在其阳利。又曰：出日北维，匈奴有兵相攻。”《荆州占》曰：“太白出西方，上行不至未而反，阴国强；阳国败，战不胜。太白出，见西方，上至未，将横行，大强；备四方。又曰：出西方，上至未，有霸；一曰阴国霸。太白出西方，上不得过申，至之地，大臣有忧；一曰将夺君位。

南至未丁之地，大将有忧，群臣狱；人主治狱。太白始出东方，西方之国，不可以举兵。始出西方，东方之国，不可以举兵；破军杀

将，其国大破败。辰星不出，太白独出东方，有德令；独出西方，正在西，西方兵起，不战；独出戌，敌兵起，不战。太白入东方，未出西方；西方北方以举兵，身死国亡。太白入西方，未出东方；东方南方以举兵，虽胜，得地复归之；主不血食，殃及三世，将死。

凡出军在外，必视太白；太白西，与之西；东，与之东；短，与之短；长，与之长；阴，与之阴；阳，与之阳；翕，与之翕；张，与之张；善驯其道，以战大胜；当前战者，军破将死。太白在阳，阳国利，其以阳时；出于阳重，利在行不失中，国胜。太白在阴，阴国利，其以阴时，出于阴重，利。”

太白王相休囚死三

《荆州占》曰：“太白之相也，从季夏至夏尽，及四季王时，其色黄白，精明无芒。太白之王也，从立秋至秋之尽，其色比狼星而光明，仲秋之时，有芒角。太白之休也，从立冬以至冬之尽，其色不精，明而无光。太白之囚也，从立春以至春之尽，其色青黄，而无光明。太白之死也，从立夏以至夏之尽，其色赤黑，细小而不明。”甘氏曰：“当其相也，而有王色，主弱将强；有休色，将不兵；有囚色，将诛，不成；有死色，将诛伤；所留之舍，其国兵；其进舍也，是趣兵；其退舍也，兵出不成。当其王也，而有相色，主弱；将权势纵横天下，有谋专行君事；有囚色，所囚者有罢徒之令；有死色，大将死，不葬；所留之舍，其国兵起；其进舍也，其下之国，兵归之；其退舍也，兵弱不用。当其休也，而有王色，野多贼兵；有相色，野多兵；入人民，乱未央；有囚色，攻牢墓；囚人势横；有死色，从军死，不葬；其所守之舍，有逐将，死王；其进舍也，武吏纵横，文吏为虎狼，天下大赦。当其囚也，而有王色，大将反成；有相色，下犯其上；有休色，野多暴兵，盗贼并起；有死色，妖言多，不祥；所留之舍，不可举事用兵；其进舍也，岁多雹霜，万物不成；其退舍也，秋冬无霜雪。当其死也，而有王色，流水汤汤；有相色，野火煌煌；有休色，金币不行；有囚色，国多虎狼；其留守也，野兽食人；其进舍也，白刃锵锵；其退舍也，兵不成行。”

太白光色芒角四

《荆州占》曰：“秋三月，太白出西方，色当白而不白，逆行，必有金石之妖，且见陨星坠为石，石之所下，寇至其野，凶；山崩地裂，出水无火，而金自燔；天雨血，高台自压；见此二者，国有大丧，及为祠蓐，收西海之神命，及为役命兵，令勤事，试车马，警边境，修边地。”甘氏曰：“候太白以秋庚辛，此王气，色当如其常，色变则失所也。”石氏曰：“太白赤比心，黄比参右肩，苍比参左肩，黑比天豕之右目。”

《荆州占》曰：“太白赤比心，白比狼星、织女星，黄比左角。”

班固《天文志》曰：“黄比参左肩，青比参右肩，黑比右角。”《天官书》曰：“黑奎大星也，此太白之常色也；一书云青比左角也。”石氏曰：“太白色猛赤，次白而苍，若悴而不光，是谓失色；虽得地位，击之必克；其大而圆黄，而泽，可以为好事；其圆大怒而赤，天下兵降而不战。太白色白圆，明润，吉；黄圆和黑圆忧；青圆小忧。”《荆州占》曰：“太白青圆，为水。”巫咸曰：“太白赤，东西南北行，非常色；此有谋国，兵起。太白失色，国失兵，将亡。太白光明，见影，岁熟，战胜。”《海中占》曰：“太白光明，见影；战当太白者，将军增爵，主增寿。”郗萌曰：“太白当效而出，色黄为土，中央利，有土功事，有军；一曰有德令，其国利。太白光如张盖，所在之国有立王；扬光见影，岁大熟。太白色圆而悴，期不出六十日，有大丧。太白色黄黑，军在外者罢；有谋者，以雨厌之。”《荆州占》曰：“太白始出，色黄，其国吉；赤有兵而不伤其国；色白，岁熟；色黑，有水。太白始生，未可；击，色隆，未可击；色衰，未可击；色死，急击勿置；不急击，客将为主人。太白其状，炎然而上，则有兵大起，下则有天狗；所下其野流血；出无时，则易其政。太白色正苍，有兵；青，有忧。太白色苍黑，期六十日，有水，若丧；黑多为水，苍黑等，水兵并起。太白苍白而静，天下厌兵。太白色苍白，期不出六十日，中有丧，若忧。太白始出，色白，其国岁熟；又曰秦利。太白色黑，芒泽，有子孙，喜立王。太白色赤白而润，有喜。太白始出，色黄，其国吉；黄白和，同色赤，来年有兵，战胜；又曰楚利；又曰始出色赤，而淳得地。”巫咸曰：“太白色黑，秋

水尚可春破师。”《海中占》曰：“太白色赤，淳得食；白、淳有喜；苍，忧；苍黑，为死。”《荆州占》曰：“太白色白而无角，将不胜。”巫咸曰：“太白色黄，有角，其国疫；又色白，旱。”《荆州占》曰：“太白色黑，燕利。”《甘氏占》曰：“太白色白，五芒出，早为月食，晚为彗星及天矢，将发于无道之国。”郗萌曰：“太白常形，行则垂芒，上锐下大；色如常，止。”《荆州占》曰：“太白苍芒，有丧忧。”甘氏曰：“太白独行，赤则武也，可以战；白而芒，则文也，不可以战；若行疾者，武也；不行者，文也。”《海中占》曰：“太白十二芒，钩，不可以战。”京氏曰：“尚书微，则太白垂芒。”《荆州占》曰：“太白见一芒，兵起不用；见二芒，战攻；见三芒，天下皆兵起；见四芒，诸侯死境；见五芒，天下更制王国；一曰立邦。太白十芒，皆钩，不战而受地。太白所在之乡，视芒而日增长，如行过维，此大人之气也，不可不备。”石氏曰：“太白青角，有本事；黑角，有水事；白角，有丧；赤角，有战。”石氏曰：“太白赤角，用兵敢战，吉；不敢战，凶；顺角所指击之，吉；逆之，凶。”《荆州占》曰：“太白大，王光有角，将暴虐，为民贼；所往者，民苦之；所去者，民不治。”巫咸曰：“太白赤而有角，将胜；赤而无角，将不胜。”《荆州占》曰：“太白四角者，赦。”《海中占》曰：“太白有五角，立将帅；六角，有取国地；七角，伐王。”《荆州占》曰：“太白过宿，有角长，取地；长角短，取地短。太白过宿，有角外指，其国得地；内指，其国失地；期一年。太白居实，有德；居虚，无德；行胜色，晋灼曰：太白行得度，胜有色也。色胜位，有位胜无位；有色胜无色，行得，尽胜之。晋灼曰：行应天度，虽有色，得位，行尽胜之；行重而色位轻，星经得字作德。出于辰之南，郑得位；行不失胜；行失败；色黄而赤，大而角，胜；苍、小、败。出于辰卯间，宋得位；行不失，胜；行失，败；色黄而赤，大而角，胜；黑、小、败。出于寅卯间，卫得位；行不失，胜；行失，败；色黄，大而角，胜；苍、小、败。出于寅之北，赵得位；行不失，胜；行失，败；色黄而华，大而角，胜；苍、小、败。出于午未间，吴越得位；行不失，胜；行失，败；色苍廉，赤大而角，胜；黄、小、不胜；廉亦败。出于申之南，楚得位；行不失，胜；行失，败；色赤、大而角，胜；赤、小、败。出于申酉间，汉得位；行不失，胜；行失，败；色大而角，胜；赤、小、败。出

于酉戌间，齐得位；行不失，胜；行失，败；色苍大而角，胜；白、小、败。出于戌之北，燕得位；行不失，胜；行失，败；色黑大而角，胜；黄、小、败。”班固《天文志》曰：“太白所直之辰，其国为得位；得位者，战胜；所有之辰，顺其色，白角者胜；其色害者，败。”晋灼曰：郑色黄而赤，苍小败，宋色黄而赤，黑小败，楚色赤，黑小败，燕色黑，黄小败，皆大角胜。《荆州占》曰：“太白之色赤也，将者胜；其白无角，不胜；其刚也，破军杀将；其柔也，胜不杀将；太白赤而角者，武也，战；不战凶。太白之色赤，泽而有角，命曰大旗；旗长，取地长；旗短，取地短。”《文曜钩》曰：“太白青角，棺椁贵。”《荆州占》曰：“太白黄而角，有土功；色白而角，文，不可以战；一曰哭泣之声；色黑而角，大水有兵，在外战吉，不战凶。”《元命包》曰：“太白高下进退应兵，名舒疾；左右角曜，兵官惊慎，武将斥武臣。”

开元占经卷四十六

太白占二

太白盈缩失行一

石氏曰：“日方南，太白居其南；日方北，太白居其北，曰盈；候王不宁，用兵进，吉；退，凶。日方南，太白居其北；日方北，太白居其南，曰缩；候王忧，用兵退，吉；进，凶；迟，吉；疾，凶。”日方南谓夏至后也，日方北谓冬至后也。《元命包》曰：“太白赢，则将相谋；太白缩，则后族患；圆而不行，我侍为君。”《荆州占》曰：“太白出于巳，杀大将；出于未，阳国伤。”《春秋纬文耀钩》曰：“太白跃，沉浮，主代提，天下更纪，世有名师。”宋均曰：主德不一，则摄提代移，更纪，授有令名，能为天下师表者也。《荆州占》曰：“太白见东方，上至巳，皆更政；出西方，顺行过巳，不及

午，有霸国；及午，阴国令天下。”案班固《天文志》曰：三年秋，太白出西方，有光，几中乍北乍南，过期乃入，是时项羽为楚王，而汉已定三秦，与相距蒙阳，几中是秦地，战将胜而汉国将兴也。晋灼注曰：几中近踰未地也。郗萌曰：“太白出戌入未，是谓犯地；行刑绝，天维国；大小暴兵将多伤。”《荆州占》曰：“太白行小失道，其将为；奸行大失道，其将为大奸，其国将坐之，逆行尤甚。”石氏曰：“其国失杀，秋政；则太白失行。”巫咸曰：“太白出西方，失道有过，八月不尽九月至，一日期三月。又占曰：太白失行而南，是谓金入火，有兵兵罢；不出三年，国有男丧，若有兵。”《魏武帝兵法》曰：不有破军，必有屠城，北国当之。《荆州占》曰：“太白失行而北，金入水，灾大兵起。”案《宋书·天文志》曰：晋惠帝光熙元年四月，太白失行，自翼入尾箕，占曰：太白失行而北，是谓反生，不有破军，必有屠城。五月汲桑攻鄆，魏郡太守马嵩出战，大败桑，遂害东燕王腾，杀万余人，焚烧，魏时官室皆尽也。《荆州占》曰：“太白出，至其国之日而独不见，其兵弱；若有此，可击，必能得其将。”《荆州占》曰：“太白出东方，失行而北，中国败；失行而南倍，海国败。”石氏曰：“太白出西方，失行倍，海之国败（《天文志》曰：夷狄败）其出东方，失行，中国败。”《荆州占》曰：“太白有不见三日，有亡国败师。又占曰：太白一南一北，九侯皆伏。又占曰：太白一东一西，害于侯王。谓有免侯王也。又占曰：太白在东方，以始出为位，在月南为得行，在月北为失行；不有破军，必有屠城；与月相过失行，月不尽；一日、二月；二日、三月；三日、四月；四日、五月；五日、六月；六日、七月；七日、八月；八日、九月；九日，而兵起。”《荆州占》曰：“太白出西方，下行一舍，如下北；兵将当有戮者。”郗萌曰：“太白出东方，若西方，过营室，强国君有兴者；不及营室，而反还入，强国有败者。”《海中占》曰：“主好听谗，废直大臣，女子为政，刑法诛杀，不以道理；则太白逆行，天鸣地坼，岁多暴风，大水，庶民负子而逃，孕多死，麦豆不收。”刘向《洪范》曰：“好战功，轻百姓，饰城郭，侵边境，是谓不艾；厥极忧时生蠹，则太白变色，逆行。”郗萌曰：“太白逆行，变色；简宗庙，废祷祀，去祭祀，逆天行。”《荆州占》曰：“太白逆行，失常，有兵革。又占曰：王者失于秋政，则太白逆行，变色，扬芒，与他星含斗，环绕犯乘，变为妖星，彗扫其害，庭国破，主死，天下皆兵，王者修德，赦罪，存孤，恤寡，薄赋，省徭，可得

无咎。”《荆州占》曰：“太白始出，逆行；不可以逆战，大凶败亡。”《荆州占》曰：“太白出东方，逆行，不至已而返，阳国强、阴国败；战不胜，一曰阳国有兴者。”《荆州占》曰：“太白东方逆行，过已不至午，有霸国；及午，阳国令天下；一曰阳国霸。”石氏曰：“太白出西方，逆行至四正，西方之国吉；出东方，逆行至四正，东方之国吉。”《文曜钩》曰：“太白当出不出，阴匿留，主沉湎，大臣有谋。”石氏曰：“太白当出不出，当入不入，是谓失舍；不有破军，必有死王，亡国。”案《天官书》曰：必有国君之墓。又《宋书·天文志》曰：晋武帝咸宁四年九月，太白当见不见，是时羊祜表请伐吴，上许之，五年十一月兵出，太白始夕见西方，太康元年三月大破吴军，孙皓面缚请死，吴国遂亡，应之。《荆州占》曰：“太白未当入而入，天下聚粮。”石氏曰：“太白当出而不出，当入而不入，天下偃兵，兵在外而入。”《荆州》曰：有军则罢。《文曜钩》曰：“太白不当出而出，主躁臣炽，军破主死，兵马滋。”《荆州占》曰：“太白当出而出，外有急兵；出南方，南方急；出北方，北方急。”石氏曰：“太白出东方，为东方入为北方；出西方，为西方入为南方；又曰：所居久，其国利。”《荆州占》曰：“居宿如度，其乡利；易，其乡凶。”苏林注《汉书·天文志》曰：疾，过也；一说易乡尔出入。晋灼曰：上言易而出易，言疾过是。甘氏曰：“太白政缓，则不出；急，则不入；逆，则凶。又占曰：太白未及其时而出，不及其时而入，天下举兵，所当国亡；以时出而不出，时未入而入，天下偃兵，野有兵者，所当之国大凶。”巫咸曰：“太白可出不出，国且有谋；可入不入，国有置兵；当入不入，过二十日，天下有兵事。又占曰：太白可入不入，国且置侯，未可入而入，野有寇。又占曰：太白出西方，黄昏而出，阴国之兵强。”《天官书》曰：“太白暮食而出，小弱；夜半而出，中弱；鸡鸣而出，大弱；是阴陷于阳。”巫咸曰：“太白在东，方平旦而出，东方南方以举兵，天下不能当；平明而出，东方阳国之兵强；鸡鸣而出，其国大弱；黄昏而出，中弱，是谓阳陷于阴。”石氏曰：“太白未当出而出，当入而不入，天下起兵，有破国。”巫咸曰：“太白未当出东方而出东方，色黄白，曰重华；吏民嗛嗛，事扰不治，民不得耕织，或骚动不得食，使之无然，听讼得其理，则止。非重华色而重华，人民作为不祥。”巫咸曰：“太白未可下而下东方，色黄而不明，名曰少岁；少岁乱行，人民惊惶于野，若牧牛羊；使

之不然，断执死罪以下释之，如此则止。非少岁色而少岁，其岁饥，百鬼不享。”巫咸曰：“太白未可出西方而出西方，色白者，名曰太白；有聚卒，使之不然，止工作，无聚众，纵市三旬，以当有卒聚，如此则止。非太白色而太白，有兵。”巫咸曰：“太白未可出而出，国且有谋，过二十日，天下有兵事。”巫咸曰：“太白未可下而下西方，色青白，名曰白肖；白肖乱行，且有甲兵，抢攘，民惶惶，徭役以行，百神不享；使之无然，死人于市者勿葬，吏民三月，带剑佩刀操兵，以当有兵，如此则止。非白肖色而白肖，有丧。”《海中占》曰：“太白出，不上不下，留桑榆门，晋灼曰：行迟而下也。病其下国。”巫咸曰：兵其下国。班固《天文志》曰：“太白上而疾，未尽期，日过参天，晋灼曰：参天者三分天过其一此度西之间也 病其封国。”《荆州占》曰：“太白出王羸，百六十日，而上过参天，主尊令行，民治无盗贼，少徭赋。”《荆州占》曰：“太白出，上百六十日不能参天；主卑、令不行；民乱，多盗贼；倍徭赋。又占曰：太白未满日参天，其国亡。又占曰：太白以其时出阳，四十日不动，先起兵者，不利。”甘氏曰：“邦将乱谋，太白往守之。”《荆州占》曰：“太白夕出西方，其旦昏当午，道无行人其下之国，兵起不利，期六月。”《荆州占》曰：“太白夕出西方，其昏正月而还，有失地之君，期九十日。”石氏曰：“太白已出三日而复微入，三日乃复盛出，是谓儒；而伏其下之国，有军其众败，其将死。”石氏曰：“太白入三日而复微出，三日乃复盛入，其下国有忧，其师有粮遗人食，有兵草遣人用之；士卒虽众，将军为人所虏。”班固《天文志》云：其下之国忧师，师虽众，敌人食其粮，用其兵，虏其师。《文曜钩》曰：“太白已入，三日复出，师忧将虑，主大遇。宋均曰：大遇如卫卜追敌师，有夫出征而丧其雄，遇获敌将也，遇或为愿。《荆州占》曰：“太白已出三日而复入，《天文志》曰：复微也。入三日而复出，《天文志》曰：复盛也。是谓逆伏，其下之国，有败军死将，不出其年；今日入，明日出，其君死之。”

《荆州占》曰：“太白出西方，三日而反入，其将军虏。”石氏曰：“太白入七日复出，相死；入十日复出，将军战死；入又复出人君死。”《荆州占》曰：“太白不满其日数入，入而复出，入一日，十日而兵死；入五日，五十日而兵死；入十日，百日而兵死；当其日，以命其国。”《荆州占》曰：“太白已出，高二三丈，乍入乍见；如此三日、四日；不

过五日，必有大战。”《兵势要秘术》曰：“太白出三日而复入，入三日乃出，其国有军军败，所谓出国；若是已国，戒勿动，有挑战，勿应之；虽戒勿动；密严可也；军出乃为动耳。”《文曜钩》曰：“阴卑俯军，相图先战，败将见诛；又曰：上复下，下复上，将反，天下骇扰。《荆州占》曰：“太白不出一年，强国之君当之；不出二年，强国之君死之。”

太白经天昼见三

石氏曰：“凡太白不经天，若经天，天下革政，民更主，是谓乱纪，人民流亡。”孟康曰：谓出东入西出西入东也，太白阴星，出东当伏东，出西当伏西，过午为经天。晋灼曰：日阳也，日出则星亡昼上，午上为经天也。石氏曰：“太白经天，见午上，秦国王天下，大乱。”《荆州占》曰：“太白昼见于午，名曰经天，是谓乱纪；天下乱，改政易王，人民流亡，弃其子，去其乡里。案《宋书·天文志》曰：宋后废帝元徽五年五月戊申，太白昼见午上，光明异常，宋顺帝升明元年九月丁亥，太白在翼，昼见经天，占曰：吏姓，后一年齐受禅之验。《荆州占》曰：“太白夕见，过午亦曰经天，有连头斩死人，阴国兵强，王天下；女主用事，阳国不利。”《春秋元命包》曰：“杀失，则攻战刑；故太白逆经天，屠君父，外夷征。”《京房对灾异》曰：“人君薄恩无义，懦弱不胜任，则太白失度，经天则变；不救，则四边大动，蛮貊侵也。”《春秋文曜钩》曰：“太白经天，主失枢。”《春秋纬》曰：“彗守角，太白经天；金精之国虚，谋杀作兵。”《春秋汉含孳》曰：“阳弱臣逆，则太白经天。”阳弱，君宗弱，不堪为主也。《孝经钩命诀》曰：“天子失兵，则太白经天。”《洛书洛罪级》曰：“太白经天，不日桀侯代政。”巫咸曰：“太白昼见，而经天争明；而兵起，天下惊，强国弱，女主有名。”《天官书》曰：“太白昼见经天，强国弱，弱国强，女主昌也。”巫咸曰：“太白当户，期百八十日蚩尤出，兵且起，大将在野。巫咸曰：“太白上中天下有一主之命。又占曰：太白不当中而中；孟月见之，侯王当之；仲月见之，大将军当之；季月见之，小民当之。又占曰：太白不当过中，是谓绝纲，四国兵起。”《春秋纬运斗枢》曰：“太白赤芒，世有过，为大臣三公所乘，则太白经天，有此类，则亡引也。”《荆州占》曰：“太白经天，海内悲泣；九州摇动，奋兵负粮。”《春秋纬考异邮》曰：“陪臣行毒，诸谒向尊，则太白经天，主命凶。”《荆

荆州占》曰：“太白再经天，一入中宫，天下更王，国破主绝，期不出三年。”案班固《天文志》曰：秦二世即位，太白再经天，因以张楚并兴，兵相蹈藉，秦遂以亡。苏林曰：蹈音台，登殿也，或作蹈。《荆州占》曰：“太白晨出东方，过食时而明，有兵，期四十日；若至日中而明，兵起将行，期三月。”《荆州占》曰：“太白晨出东方，而中乃明，亡地之君在东方；若东北方，期六十日。又占曰：太白见东方，上至午，将夺君；又曰：阳国王当位者受之。又占曰：太白见东方，至丙巳之间，小将死；过午，有起霸者。”《荆州占》曰：“太白出，高至巳午之间；士卒劳，有不利军者，难以得功也。又占曰：太白出西方，上至未，阴国有霸者；若过未及午，阴国王令天下；一曰至午者，阴国王者，当其位者受之。”陈卓曰：“太白从西方；若东方上至午，皆为有兵。”《荆州占》曰：“太白上至午未间，天下易王，阳国兵强，当其位者受之。又占曰：太白始出辰巳间，为荆楚，正巳杀大将；出午，天下有亡国；出午未间，天下亡王者昌。”《荆州占》曰：“太白昼见，与日争光，是谓经天，大乱十年，人民流亡，去其乡；女主昌，执政；近日国，必有丧；日中而见，事必然。”

司马彪《天文志》曰：“太白昼见经天，为兵丧，在大人。”案《檀道惊晋阳秋》曰：孝武太元三年九月，太白昼见在角，五年九月癸未，皇后王氏崩，十二年六月癸卯，太白昼见经天在柳，十月庚午，太白昼见在斗，十三年正月，内左将军康乐公谢玄薨，十四年妖贼邓黎称号于皇丘，刘牢之灭之。甘氏曰：“太白昼见，天子有丧，天下更王，大乱，是谓经天，有亡国，百姓皆流亡。”案司马彪《天文志》曰：孝安永初元年六月辛丑，太白昼见，经天，延光元年三月癸巳，邓太后崩，孝顺永和五年四月戊午，太白昼见，其六年，大将军梁冀薨。九江丹阳贼周生马勉等起兵，攻没郡县，梁氏又专权于汉廷中，孝顺汉安二年正月己亥，太白昼见，七月甲申太白昼见，明年顺帝崩，孝冲即位，明年正月又崩，韦昭《洞纪》曰：桓帝元嘉元年二月，太白昼见，永兴元年二月，太白昼见，其年夏月，河水温，漂杀人，百姓饥穷，流移道路，数十万户。《宋书·天文志》曰：魏赧初四年六月甲申，太白昼见，五年十月乙卯。太白又昼见，时孙权受魏爵号，而称兵拒守，七年五月，文帝崩，八月，吴国江夏，寇襄阳，魏江夏太守，文聘固守得全，将军司马懿救襄阳，斩吴将张霸。晋惠永康元年三月，太白昼见，占曰：为不臣晋。孝武太元七年十一月，太白昼见在斗中，八年四月甲子，太白又昼见在参，九年六月，皇太后褚氏崩也。《荆州占》曰：“太白昼见，名曰昭明，强国弱，弱国霸，兵大起，期不出年。”案《宋书·天文志》曰：晋孝武太元七年十一月，太白昼见在斗，八年四月甲子太白又昼见在参，是月，桓冲征沔谿，杨亮伐蜀，并拔城略地，八月苻坚自将兵，号百万，九月攻洸寿阳，十月刘牢之破坚将梁成，斩之，杀获万余人，谢玄等又破坚于

肥水，斩其弟融，坚大众奔溃，九年八月，谢玄出屯彭城，经略中州，十年八月，苻坚为其将姚萇所杀，十一年二月戊申，太白又昼见在东井，十二年慕容垂冠东阿，翟辽冠河上，姚萇假号安定，苻登自立陇上，吕光窃据凉，十二年十月庚午，太白昼见，又在斗，自是慕容垂，翟辽，姚萇，苻登，慕容永并阻兵争强，十四年正月，彭城妖贼又称号于皇丘，刘牢之攻破，灭之，三月张道破合乡，闾太山，向钦之击走之，是年翟辽又攻荥阳，侵略陈项，于时政事多弊，治道，陵迟也。巫咸曰：“太白昼见，是谓阴明，来年强国有丧。”宋孝武太元二十年七月太白昼见在太微，二十一年三月太白连昼见在羽林，二十一年七月武帝崩。司马彪《天文志》曰：“太白昼见，为强臣争。”《宋书·天文志》曰：魏明帝青龙三年十月壬申，太白昼见在尾，历二百余日，恒见，占曰：尾为燕燕，臣强有兵，四年三月己巳，太白与月俱在丙昼见，积二百八十余日，是时公孙渊自立为燕王，署置百官发兵距，司马懿讨灭之，韦昭《洞记》曰：汉安帝永初二年正月，太白昼见，汉陵河阳失杀，三千五百七十人，五月旱，三年京师人相食。司马彪《天文志》曰：孝顺永和三年三月壬子，太白昼见，六月丙午，太白昼见，八月乙卯，太白昼见，闰月乙卯，太白昼见，太白将军之官，又为西州昼见，阴盛与君争明，此时将军梁商父子乘势，故太白常昼见。

太白变异大小傍有小星四

巫咸曰：“太白下，为壮公止于山林。”案《风俗通》云：东方朔者，太白星精，黄帝时为风后，尧时为务成子，周时为老聃；在越为范蠡，在齐为鸩夷，言其神圣，能兴玉霸之业，变化无常，列仙传及汉武故事并云：昴是岁星精，应劭云：是太白精。《荆州占》曰：“太白赤圆，大而光，期不出九十日，大兵起。”石氏曰：“太白圆大，怒而赤，天下有兵，盛而不战。”巫咸曰：“太白出而大，兵革将兴，旌旗相望，两敌相当，大将行。”甘氏曰：“太白独行赤，则十五日战，从芒之所指，而击者胜。”《荆州占》曰：“太白大而芒角，色青白，若芙蓉，置竿有影，岁大熟，主寿，将益禄，以战胜守固。”《荆州占》曰：“太白当效而出，色白，西方利。”《荆州占》曰：“太白当效而出，色黑，北方利。又占曰：太白当效而出，色赤，为兵不足伤，南方利。”《荆州占》曰：“太白色白，又曰白甚，春有丧。又占曰：太白始出赤而太，其年有兵。又占曰：太白色赤，有忧；又曰其色赤，国失兵，将死。”甘氏曰：“太白始出大而后小，其国兵弱。始出小而后大，其国兵强。”《荆州占》曰：“太白出小而后大，大兵起；东方为阳国，西方为阴国；又曰始出微细不明，后大而光者，战兵初弱、后胜。”《荆州占》曰：“太白始出大而后小，出东方，为阳国；出西方，为阴国；又曰始出大而生光，后小不明，战

兵初胜后亡。”巫咸曰：“太白出小，有城其将不能守，有兵而不战。又占曰：太白微小不明，天下盗贼多，不明亮者所居之国尤甚。”《荆州占》曰：“太白小，色黑、角短、岁熟，一曰饥旱，主卑，将军辱，战不胜。”石氏曰：“太白小，以角动，兵起。”郗萌曰：“太白小，以角动，不出三年，中央兵起。”巫咸曰：“太白出西方，小而圆，《荆州占》曰：“或小而高。”敢战吉，不敢战凶，西方北方以举兵，天下不能当；黄昏出，阴国之兵强。”巫咸曰：“太白傍有小星，数寸；若尺，期八日，边城有功。”《荆州占》曰：“太白色赤小以动；天下出兵，大将失地，以归之，兵起。”巫咸曰：“太白夕出西方，以八月四日候之，傍有小星附之；若去之尺余至二尺，各军大败，有死将；军在外傍有小星，去之尺，军罢。”

太白流动与列星斗五

郗萌曰：“太白流，国有兵将死。”石氏曰：“太白动摇，进退左右，用兵吉，静凶。太白围以静、用兵静、吉；躁凶。”《荆州占》曰：“太白大而角，摇居不安，东西南北，乍上、乍下，如欲惊者，其年有丧，大小必至。”郗萌曰：“太白与宿星斗，不出一年，有失国之君；将失位。”《荆州》曰：“太白与列星斗，兵弱，为客有利。”

太白穰气暈翬六

《黄帝占》曰：“太白生为气而白穰，明日大风，发屋折木，道上无厌，不出五日，粟大贵五倍，不出年中，有兵；岁多大雾，伤五谷，妇人多灾伤其子者，不过十月而止。”《黄帝占》曰：“太白生穰气，长三丈；若六丈，大风雨，兵起；所指处，天下民主俱惊。”丈或作尺。《孝经右秘》曰：“太白垂冠，天下乱，臣下叛。”甘氏曰：“太白之为云，如林、如杖、如杵，皆兵丧俱起，期二月。”巫咸曰：“太白白暈，天下赦，有丧，有喜；不出二十日，且失国，失兵。”郗萌曰：“太白出彗，西南维，中国民受兵、亡地，不出二年。”石氏曰：“太白出帚西南维，胡狄受兵，不出一年，亡地。”石氏曰：“太白出帚西南维，候中国民，为多受兵、亡地，不过一年。”